

倨傲的家長

〔苏联〕維格陶洛娃等作
新民報編輯部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倨傲的家長

〔苏联〕維格陶洛娃等作

新民報編輯部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輯了十四篇苏联小品文，內容都是諷刺一些不關心下一代的、有資產階級思想的父母的。在這里面，作者不僅以幽默、鋒利的筆調，深刻而無情地批判了那些在對待子女的教養問題上的形形色色的醜惡行爲，同時也給每個做父母的指出：僅僅生育子女还是非常不夠的，還必須好好地教養子女。它告訴我們，教養子女是每個人對國家應盡的光榮職責。

倔 傲 的 家 長

〔苏联〕維格陶洛娃等作

新民報編輯部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6弄2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号

新力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0311

开本：787×1092 耗1/32 印張：2-9/16 字數：49,000

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1—35,000

定價：0.24元

編 者 的 話

这一本册子里所收集的十四篇苏联小品文，内容都是有關於家庭教育的，而以批判錯誤的教育方式的佔多數。小品文作家無情地諷刺了那些不關心下一代的、有資產階級思想的父母，把他們受到的教訓，來教育其他的家長。

“趁現在還來得及”里有个爸爸，因为他不關心兒子，使得兒子跟他越來越疏远了。最后他檢查了自己的思想，說：“必須改變，堅決地、迅速地改變，趁現在還來得及！”

“女兒的生活道路”里有个媽媽，女兒要去做工，她扯女兒的後腿；女兒在爸爸的支持下獲得了勝利。一年之後，媽媽認識了自己的錯誤，還嚴厲地批評了別的扯兒女後腿的父母。

我們讀了这本小冊子可以檢查一下自己是不是也犯着類似的錯誤？如果是犯的話，也应当“堅決地、迅速地改變，趁現在還來得及！”

這十四篇譯文都曾在上海新民報晚刊上發表過，現在收集成輯時，又作了一些修正。

目 次

倨傲的家長	[苏联]維 格 陶 洛 娃 明 若 譯	1
一年級大学生	[苏联]弗·庫茲涅佐夫、尤·格拉夫斯基 黃 開 春 譯	5
秘 密	[苏联]列·連 奇 烏 蒙 譯	9
一張郵票	[苏联]尤·納 吉 賓 孟 東 譯	16
外 婆	[苏联]格尼 阿 爾 希 茨 尼 平 譯	23
后 母	[苏联]特 爾 魯 卡 仁 傑 譯	26
加里雅下廚房	[苏联]弗·柯羅里科夫 周 朴 譯	29
第一次舉杯	[苏联]阿·克里穆維奇 周 朴 之 譯	34
小維嘉的大“朋友”	[苏联]勃·伏 爾 克 周 朴 之 譯	38
維契卡	[苏联]伊·高 列 洛 夫 冠 奇 譯	44
趁現在還來得及	[苏联]阿 尼 金 仁 傑 譯	52
一封沒有寄出的信	[苏联]叶·梁 碩 諾 娃 尼 平 譯	61
十一个孩子的家庭 . . .	[苏联]妮·伊 萬 捷 爾 楊 琮 譯	67
女兒的生活道路	[苏联]塞 索 叶 夫 冠 奇 譯	74

倨傲的家長

(苏联)維格陶洛娃

奧麗雅是列寧格勒一所學校的四年級學生。她的班主任伊萬諾芙娜在學年開始時，就已注意到她在對付算術、俄文以及地理和別的一些課程時很吃力。奧麗雅過去是在另外一所學校里學習的，她只在今年秋天實行男女合校制時才轉到這所學校里來，因此，伊萬諾芙娜還沒有熟悉她的家庭情況。為了不讓事情拖延下去，伊萬諾芙娜決定立刻跟奧麗雅的双親認識。

“請告訴你媽媽，請她明天到我這兒來一下。”她对奧麗雅說。

“媽媽在索亦休假。”奧麗雅回答說。

“那就請爸爸來吧！”

奧麗雅嘆了口氣。第二天，她掩着眼睛，口吃地告訴女教師說：

“爸爸吩咐……爸爸吩咐……”突然，好像跳進了冷水一樣，她把要講的話吐出來了：“他說，假如必要的話，請老師自己去一趟……”

顯然，奧麗雅很想把父親的話轉達得婉轉一些，但是她辦不到。她沒法把父親灌注在這些話里的粗魯性去掉。

伊萬諾芙娜這麼打定了主意：最主要的是孩子，其次才是自尊心。她寫了一張便條給奧麗雅的爸爸：

“敬愛的安德烈·米海洛維奇：務請在最近期間光臨我校一次。迫切需要跟您談談奧麗雅的學業問題。”

這一次，奧麗雅的爸爸也決定利用書信的体裁。他回覆女教師的便條的原文是這樣：

“您應當明白，我是一個負責幹部，職位很高。我抽不出時間到學校里去。”

伊萬諾芙娜對這張便條想了很久。朋友們勸她立即把這個有趣的文件送到安德烈的機關里去，但是她沒有听从，因為她已經慣於使自己的每一舉措和問題的主要點一致。而當前的主要之點，則是對奧麗雅有沒有好處？於是伊萬諾芙娜壓下了憤慨，自己到奧麗雅家里去了。

敲門聲傳來的時候，安德烈正在吃午飯。

“進來。”他說。

一個五十歲光景的婦女走了進來。她的頭髮已白，服裝很朴素。

“是安德烈·米海洛維奇嗎？您好。我是您女兒的女教師。”她說。

“您有什麼吩咐？”安德烈問道。他在切煎肉片，並沒有邀請客人坐下。

於是女教師站着把她到這里來的原因告訴了他。安德烈

一面听她說話，一面吃他的煎肉片，然后說道：

“我的妻子就要回來了，這個問題將由她來處理。一般說來，我沒有請您在我的工作中帮过什么忙，所以我認為您也應該獨力解決您自己的問題。”

這幾句話，顯然使事情弄到了令人忍無可忍的地步。伊万諾芙娜回到家里寫了一封信，按住怒氣在信中敘述了事情的經過。

“問題不是在於我所受到的無禮，雖然我受到的無禮是大的。”伊万諾芙娜寫道。“我認為他不但侮辱了我，而且侮辱了全體教師。難道教育他的女兒只是我一個人的事情嗎？他怎麼可以說‘我抽不出時間’呢？要知道他不是說他沒有時間來吃飯，而是說他沒有時間來教育自己的子女。難道教育子女，不同樣也是天然應盡的義務和天生的需要嗎？誰解除了他對奧麗雅的责任呢？誰曾把這個責任單單擱在我的肩上呢？如果您將談論這個事件，請您不必把他的真姓名說出來。我敢肯定地說，問題不是在於他一人，他的這種行為決不是個別的。我的同事們跟我一樣，往往不得不碰到來自家長方面的藐視和粗暴。”

伊万諾芙娜說得對：這不是訴苦。她所報道的不是什麼例外，正如安德烈這個人不是例外一樣。莫斯科第一〇學校校長伊万·庫茲米奇·諾維科夫，有一次也曾對我談起過類似這種事件。

九年級里有一個男孩子伏洛嘉，無論在學校里或是在家庭里，都把“紀律”、“秩序”、“義務”等觀念完全當做耳邊風。家

庭对这种现象容忍下来了，但学校却不願意容忍。

伊万·庫茲米奇請伏洛嘉的爸爸到学校里來一次。伏洛嘉的爸爸答覆得差不多像奧麗雅的爸爸一样：“假如必要的話，請校長到部里來找我。”

这里必須說明一下，伏洛嘉的父親是一个副部長，他的時間的确是很少的。然而伊万·庫茲米奇拿起听筒，撥了一个電話給伏洛嘉的爸爸說：

“對於您的同事，您是副部長；對於我，您是伏洛嘉的父親。我請您立刻到学校里來一下。”

必須承認这是伏洛嘉的父親的光榮，他不再以他的高高的職位為藉口，而在当天就坐在伊万·庫茲米奇的办公室里了。伊万·庫茲米奇在開口說話時，不先來一番為花費副部長的寶貴的光陰而道歉的客套，却開門見山地提出了問題：对伏洛嘉怎么办？

假如果真有些家長以自己的“崇高的職位”來擺闊，那末还有什么職位比教師更崇高呢？假如果真有些家長以自己是“負責干部”來誇耀，那末究竟是誰在負更大的責任呢？兒童是我們的未來，他們不就是交托給教師的嗎？而奧麗雅的父親，为什么一定要認為讓奧麗雅的老師去遍訪四十個學生的家長，會比只有一个独生女兒的他到学校里去走一趟來得容易些呢（當然，教師也是應該不時訪問家庭，而且一定会去訪問的）？如果把一切虛榮心去掉，那末，任何对待教師的倨傲態度，恐怕就會隨之消失了吧？如再進一步想到，这种倨傲的態度會在孩子身上產生多么不良的影響，那末，恐怕更會“不

寒而慄”了吧？

（明 著譯自一九五五年一月廿七日蘇聯“文學報”）

一年級大學生

〔蘇聯〕弗·庫茲涅佐夫 尤·格拉夫斯基

當維多里特·菲久索夫在中學里畢業後，他的爸爸和媽媽認為他應該成為一個律師。但是，維多里特沒有考取莫斯科大學法律系。

就在一九四九年的夏季，莫斯科東方大學的走廊上來了——一位穿着灰色服裝、戴着金邊眼鏡的威風凜凜的男子，他的身邊帶着一個頭髮梳得很光滑的瘦長青年。

“部長會議工作人員菲久索夫。”他向校長自我介紹說，大模大樣地在沙發椅上坐下。“這是我的兒子，維多里特，他的意願是研究東方。信任你，別拒絕。”

校長沒有拒絕，維多里特被編入了一年級。

在小組里，他這樣的介紹了自己：

“我的爸爸菲久索夫是部長會議的工作人員。我自己是斯巴爾達克棒球隊的健將。可能因此，上課是不能不讓我缺席的。至於我的學習，那是不必擔心的。我從小就確定了自己的職業：做一個東方學家，精通幾國語言。”

但是，同學們該是如何的驚奇呵！當體育考試時，他的棒球比賽竟沒有及格；英語考試只得了個兩分。

考試還沒有結束，維多里特的父親來到了副系主任聶克

拉薩娃同志那里。

“部長會議工作人員菲久索夫。”他竭力提醒人家注意自己，“我要求給我兒子重考一次。你們教師犯了極大的教育學上的錯誤：在考試的時候，竟叫維多里特改移座位。這是影響孩子的心理的。”

結果，允許維多里特重新考過。可是，他还是在春季考試中不及格，因此被開除出校。

第二天，遠東學系系主任的辦公室里來了一位穿着灰色服裝、戴着金邊眼鏡的神氣活現的人。

“你們根據什麼開除了我的兒子？”

“因為成績不良。”

“說謊！”菲久索夫咆哮起來。“我的兒子是不可能成績不良的。”

這樣的場面，也在高等教育部里重演過。結果，竟立刻受到了影響。在秋季，維多里特仍被算作是一年級大學生。

又是一個學年的結束，他再次因成績不良被開除。

在東方大學的門口，也再一次出現了維多里特的神態威嚴、怒氣沖沖的父親。他向系工作人員大發雷霆，并用拳頭拍打着桌子威吓，認為這事再也不能容忍。

必須給予大學的工作人員以應有的評價。他們堅強地經受了這種壓迫。只是在部的直接指示下，才恢復了維多里特的學籍。然而，維多里特的品行仍然沒有轉變，他侮辱教授，逃避上課，喝得酩酊大醉地來參加大學生晚會。

共青团會議決定給維多里特以嚴厲的處分。校長柏爾台

連夫也在開除維多里特的通告上第三次簽了字。

過了一年以後，在莫斯科鑄管工廠的車間里，出現了一位穿着華麗的工作服的新手。

“維多里特·菲久索夫，”他向本組的同志們自我介紹說，“我的爸爸是部長會議的工作人員，我自己是斯巴爾達克球隊的投手。”

工人們親切地接待了這位新手。可是很快使人們看出，這位新手是一個不受勞動也不想勞動的懶漢。

過了兩個月，維多里特上共青團委員會去。他說：

“我要離開了，請給我鑑定。假如可能，給鑑定得好一些。”

維多里特進工廠不是為了誠實的勞動，只為能夠得到一個好的鑑定。當然，使他深深遺憾的是，他沒有得到這個鑑定。

但是有進取心的爸爸卻從困難的局面中找到了出路：沒有鑑定，還有工作服呢。

一九五三年的秋季，蘇聯文化部高等學校管理局的走廊上，出現了一位身穿灰色服裝、戴着金邊眼鏡的神氣活現的男子。他的身邊帶着一個穿着油膩工作服的瘦長青年。

“菲久索夫，部長會議工作人員。”威風凜凜的男人神氣活現地向副總局長作了自我介紹。“這是我的兒子，他曾從東方大學被不公平地開除出來。現在，他是生產上的先進分子，是直接從車床旁邊到您這裡來的，要求您恢復他的學籍，並讓他轉到國立莫斯科大学去。”

副總局長讓維多里特轉入了莫斯科大学新聞系函授班。

過了幾個月，維多里特又要求轉到正規班去。

但是，維多里特的要求並沒有得到批准。幾天以後，他的那個爸爸又來到了系主任的辦公室。

“部長會議工作人員菲久索夫。”他自我介紹說，“為什麼不讓維多里特轉到正規班去呢？”

“因為你的兒子還沒有這種資格。”主任溫和地回答。

“什麼叫沒有這種資格？”菲久索夫咆哮說，“他是一個工人，一個先進生產者……”

維多里特的這位威嚴的怒氣沖沖的爸爸，奔波於大學走廊與部工作人員辦公室之間，他吵嚷、憤怒、威脅。

新聞系主任和黨委會把菲久索夫的行為向部長會議作了控告。經長期了解後，才暴露了：他，菲久索夫，原來是蘇聯國營農場部包工建設局的計劃處處長。

在格·維·菲久索夫的履歷表上列明，他在最近十五年中，更換了二十個不同的職務和職位。他到過七個部，但他從來沒有在部長會議機關工作過。

小菲久索夫的生活道路也只是一連串的謊話和欺騙。並且，一開始就可以看出，他是牢固地承受了他父親的影響的。好惡劣的影響呵！這樣的人，早晚終將滾入泥淖，不能自拔。對於他們，只能用這個字眼來稱呼：騙子。

（黃開春譯自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蘇聯共青真理報。廷 起校）

秘 密

〔苏联〕列·連奇

沙希卡挨桌坐着，在画猫、狗和馬。

他是这么画的：先在紙上按下个胖胖的圓點，然后用勻整的圓圈來把这个圓點圍上，这就画好了眼睛。这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工作。以后把其余部分增添到眼睛上去就便当得多了——一个橢圓形外加一条小尾巴就是猫，一个圓形外加一条小尾巴就是狗，一个拉長的四方形外加一条尾巴就是馬。

由於熱心工作的關係，沙希卡高声地喘着气，伸出了血紅的舌尖。

从練習簿上撕下了画好的三只猫、四只狗和兩匹半馬；那些動物在划綫的紙上瞧着它們的創造者。在沙希卡的長長睫毛的眼睛里，閃耀着藝術家自由創作的喜悅。

沙希卡的哥哥盖拉進來了。他是一个臉色發白的、沒精打采的男孩子，帶着一副綑得緊緊的、昏昏欲睡的臉孔，跟沙希卡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你瞧，盖拉！”沙希卡勝利地說道，“這也是一匹馬，可是它還沒有完成。它还缺少尾巴和腿！”

哥哥对沙希卡的創作漫不經意地瞟了一眼，然后嚴厲地說道：

“你又从我的練習簿上撕下紙張了嗎？你瞧，我真不該拿給你的！”

沙希卡害臊起來，臉色通紅，喘氣聲更加高了。他想趕快把第三匹馬畫好。

哥哥在椅子上坐了下來，兩腿晃動着，突然用既低又尖的聲音安靜地講起話來，像他平常講述最有趣的新聞時一樣：

“我知道一個秘密，可是我不會把它告訴你的！”

蓋拉的臉色是神妙莫測的，只在他的淺藍色眼睛的最深之處，才爆發了并馬上熄滅了一顆小小的火花。

“把秘密告訴我吧，蓋拉！”沙希卡懇求說。

“不能告訴你。你不會保守秘密。”

“必須在什麼地方保守秘密呢？”

“瞧你呀，連在什麼地方保守秘密都不知道。秘密必須保守在這兒……喏，就在心里。”蓋拉一本正經地用指頭點了點沙希卡的胸口。“而在这兒，在嘴上，”他接下去點了點沙希卡的嘴唇，“必須貼上一張封條。明白了嗎？”

“把秘密告訴我吧，蓋拉！”沙希卡一片誠心，充滿感情地重說了一遍。

“別糾纏了，我不告訴你！”

但是沙希卡知道，假如把這句話反覆說下去，那末到了最後，好心腸的蓋拉是不會堅持到底的。所以他又央求道：

“把秘密告訴我吧，蓋拉！噢，把秘密說出來吧！把秘密告訴我吧！噢，說吧！說吧……”

隔了五分鐘，蓋拉讓步了。

“好吧，”蓋拉說道，“我就把秘密告訴你。可是你要當心，沙希卡，要是你不保守秘密，那末你應當立刻跟我一塊兒到院

子里去，讓我在那兒把你痛打一頓，而你不可以告訴媽媽說我不好。同意嗎？”

“同意。”沙希卡說。“趕快把秘密說出來吧！”

“那末你听着。今天早晨，當媽媽到訓練班去的時候，我無意中聽見她在對爸爸說：‘你知道嗎，我的英文，昨天得了个三分。’爸爸打趣她。於是她說：‘別笑吧！我對这个非常不痛快，好像我又是個小学生啦。’爸爸又向她開起玩笑來。於是她就火冒萬分地說道：‘你別當着孩子們的面用这个不幸的三分來嘲弄我。為了教育的目的……這是不適當的。因為我老是為了每一個三分責罵過蓋拉，那知我自己也考了个三分！’你賭一個最可怕的咒吧，沙希卡，說你不會把媽媽考得三分的事告訴任何人！”

“我就賭一個最可怕的惡咒！”沙希卡說。

“要是你不履行誓言而洩露秘密，那就是說，你決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戰士。”哥哥說，“你要當心，沙希卡！”

弟兄倆的談話就在这兒中斷了，因為安姬波芙娜進來開飯了。

兩個孩子自管自吃了午飯。午飯以後，蓋拉到同學那里去預備明天的功課，屋子里只剩下沙希卡一個人。

一等屋子里只剩了沙希卡一個人之後，他所保守着的秘密就開始折磨着他。秘密在貯藏着它的沙希卡的心內膨脹起來，正如生面团在發酵桶內膨脹起來一樣。不知是誰，在用難以形容的甜蜜和不容分說的語調，對着沙希卡的耳朵熱烈地低聲說道：“快些把你嘴上的封條撕破，告訴安姬波芙娜，說你

的妈妈考了个三分。”

沙希卡竭力忍耐着不去听这个神秘的声音，重新画起圖來。但声音却不容他不听。

“去吧！”这个声音強求着說。“赶快到厨房里去吧。別浪費宝贵的光陰，馬上就去！”

沙希卡痛苦地嘆了口气，擱下了鉛筆，向厨房走去。又高又胖的安姬波芙娜正在洗碗。

沙希卡在門口停了下來，由於激動得厲害，他用低得差不多像耳語一样的声音開口說道：

“我知道一个秘密。”

安姬波芙娜甚至連头也不回過來。

“我知道一个秘密！”沙希卡高声地重新說了一遍。

安姬波芙娜沒有開口。

“我知道一个秘密，可是我不会告訴你的！”沙希卡拼命喊道。

“你用不到告訴我，”安姬波芙娜冷淡地說着，把盤子弄得叮噹作响。“誰需要你的什么秘密！離開這兒去吧，別來麻煩。鬧得渾身是泥之后，又要來糾纏不清啦。……去吧，去吧！”

他把沙希卡趕進走廊，關上了門。于是沙希卡穿上小大衣，在头上扣好了兔子帽，圍上了圍巾，走進院子。剛才的激動已經稍微有些兒減退了。

這一刻兒，在院子里靜悄悄地極少瞧得見人。潮濕的雪不出聲地下着。有几只羽毛豎起的烏鴉棲在屋頂上，偶而哇哇哇叫上几声，大概是在咒罵惡劣的天气。